

梁曉

九八年獲廣州中山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。亞洲金融風暴期間，在香港親身經歷粵海系紅籌公司盛極而衰、繼而重組的全過程。現就職於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，兼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訪問學者。著作有《世界是平的嗎？》（2007），合著有《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》（1999）。

金融中心與貧富懸殊加劇

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越來越穩固，而兩極分化的貧富懸殊卻越來越嚴重。

剛 過去的二零零七年是香港回歸十週年，也是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十週年。隨著紅火的金融市場，零六年的香港人均GDP上漲到二十一萬五千港元（折合約兩萬七千六百美元），超過了九七年的人均二十一萬港元。就連前後兩任英國外交大臣都絕口稱讚香港回歸是成功的。

然而，GDP增長，香港貧富懸殊，而且越演越烈。顯示貧富分化程度的基尼系數從九六年的零點五一八，上升到零六年零點五三三。香港的數字不但高於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，也高於新加坡、台灣和韓國等，幾乎是發達國家和地區之冠。又譬如，九四至零六年，香港領綜援個案基本上呈上升趨勢：九八年GDP負增長，領綜援個案急劇上升；即使經濟好轉了，GDP大幅增加，領綜援的個案也不會明顯減少。

更有甚者，香港GDP增長，貧困人口的收入並沒有相應增長，反而還下降了。據報，香港有一百萬人月收入少於五千港元，有五十萬家庭月收入少於八千元。看看政府統計處按組別劃分的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，十年間貧富差距擴大的情況更清晰。十個組別中，家庭收入較低的五個組別，零六年的收

入中位數均比十年前減少；其中收入最低和次低的第二、第三組別，絕對收入比十年前減少了近兩成；看具體數字，第一組別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數，九六年尚有二千七百五十港元，十年後居然只有二千二百五十港元了！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，租住一套較新戶型的政府廉租公屋，光每月租金就得兩三千港元，更別說私人樓宇。另外，月收入少於四千元的人，九六年佔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九點九，零六年上升到百分之十一點七。

從枯燥的數字中還可以看到，收入越高的組別，收入中位數的增長幅度越大。收入最高的第十組別，絕對收入比十年前增長近一成。換言之，越有錢的人越能賺回更多的錢。

為什麼隨著香港經濟的增長，兩極分化會擴大？金融業的蓬勃發展拉大了香港貧富差距。從零四年起，服務業在香港GDP中的比重已超過九成；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，金融、保險、地產及商用服務業一直佔GDP兩成以上。零六年香港股市全年集資額创新高，超越紐約居全球第二。二零零七年金融業繼續大豐收：恆生指數全年升幅近四成，國企指數全年升幅近六成；年底港股市值二十一萬億港元，比零六年底上升超過五成，世界排名第七；平均單日成交額激增至八百八十多億港元（刷新零六年二百多億港元的紀錄）；投機成分更大的窩輪交

易，以單一交易所計算（截至十一月），成交額世界第一。零七年八月，恆基兆業主席李兆基接受採訪，他的私人投資兩年賺一千億港元，持有股份的市值達一千五百億港元，升幅百分之二百，被稱為「亞洲股神」。他引以為傲的訣竅之一，就是在香港靈活投資具有

香港金融業的蓬勃發展，拉大了貧富懸殊。「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」，而「以一博幾」以錢生錢，絕不是月入幾千港元的窮人可以成功操作的。

不是香港一家獨有。正如王小強博士《投機賭博新經濟》一書中分析：隨著全球金融創新的爆炸性發展，各國中央銀行加快速度印製鈔票，金融交易已掙脫實物交割，晉身為「虛擬經濟」、「貨幣經濟」、「投機賭博新經濟」。「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」，通過電腦操盤，在金融市場上實現財富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。

關鍵是，「以一博幾」以錢生錢，絕不是月收入幾千港元的窮人可以成功操作的。零七年九月福布斯公布美國四百大富豪，排名最低的也有十三億美元身家；新上榜人士中，超過一半是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經理。在香港還得加上一條，普通老百姓想學「亞洲股神」，在熱門優質新股認購中屢佔先機，幾乎是天天夜譚。

槓桿效應的窩輪，「不同股份與不同投行所發的衍生工具可作搭配，盤口多，可以一搭一、一博三、三博四、隨意相配或調動，只要知道波幅、懂計數，就可以賺取厚利」。

「亞洲股神」的話還只說了一半。在中國概念的熱潮中，以戰略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身份優先認購、持有熱門新股坐享股價上升之利，也是香港富豪們的生財之道。據《蘋果日報》對李兆基私人基金認購新股的不完全統計，截至零七年八月下旬，僅認購新股一項，賬面賺了超過三百億港元。經過九月、十月由H股領跑的股市大漲，他投資組合的市值更高。

金融發展拉大貧富差距，

零七年特區政府新班子上任，曾蔭權強調，施政會「以民為本」。執政為民，就應當在執政方針上，落實胡錦濤的期許：「把發展擺在首位，讓香港民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。」在這個背景下，看香港金融中心未來的發展方向，應該有更全面的認識。

liangxiao@cipacific.com